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八五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盜跖第二十九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

疏姓展名禽字季食采柳下故謂之柳下  
季亦言居柳樹之下故以為號展禽是魯  
莊公時孔子相去百餘歲而言友者蓋寓  
言也跖者禽之弟名也常為巨盜故名盜  
跖穿穴屋室解脫門柵而取人牛馬也亦  
有作空字驅字者係小城也為害既巨故  
百姓因之

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  
不能教其弟則元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  
主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

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  
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  
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  
受兄之教雖令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  
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距敵

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  
人以言先生必无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  
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太山之  
陽贈人肝而饋之

疏饋食也子貢驂乘在車之右也  
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  
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  
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  
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  
疏言孔子憲章文武粗述堯舜判定禮樂  
遺迹將來也

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骨  
疏脅肋也言尼父所戴冕浮華雕飾華葉  
繁茂有類樹枝又將牛皮用為華帶既闊  
且堅又如牛肋也

多辭諛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搯唇鼓舌擅  
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  
本妄作孝悌而傲倖於封侯富貴者也  
疏傲倖冀望也夫作孝悌序人倫意在乎  
富貴封侯者也故歷聘不已接與有鳳兮

之譏棄本滯迹師金致芻狗之誚也  
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  
置饋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願望履  
幕下

疏言丘幸甚得與賢朋友不敢正親儀  
容願履帳幕之下亦有作慕字者慕履迹  
也願履慕迹猶看足下  
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而進避席  
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  
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苦所言順吾意則生  
逆吾心則死

疏趨疾行也反走却退兩展其足伸兩脚  
也  
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  
好无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

維天地能辨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耻不取焉

疏激明也貝珠也黃鐘六律聲也

將軍有意聽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悅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久長也

疏言大城眾民不可長久也

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无置錘之地

疏堯讓舜不授丹朱舜讓禹而商均不嗣故無置錘之地也

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

疏殷湯周武總統萬機後世子孫咸遵慕

弑豈非四海利重所以致之

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則居居起則于于

疏居居安靜之容于于自得之貌

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无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

里

疏至致也蚩尤諸侯也涿鹿地名今幽州涿郡是也蚩尤造五兵與黃帝戰故流血百里也

堯舜作立羣臣

疏置百官也

湯放其主

疏放桀於南巢也

武王殺紂

疏朝歌之戰

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

疏征伐篡弑湯武最甚

今子脩文武之道宰天下之辯以教後世

疏孔子憲章文以辯說仁義為後世之教也

變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

疏制變掖之衣淺薄之帶矯飾言行誑惑

諸侯其為賊害甚於盜跖

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程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

疏高危之冠長大之劍勇者之服也既伏

膺孔氏故解去之

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路教之不至也

疏仲由疾惡情誦殺衛君蒯聩事既不逮身遭蘆醢盜跖故以此相譏也

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跡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莖茅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直此患上无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

疏謂不與舟朱天下

舜不孝

疏為父所疾也

禹偏枯

疏治水勤勞風櫛雨沐致偏枯之疾半身不遂也

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

疏羑里殷獄名文王遭紂之難厄於囹圄

凡經七年方得免脫

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

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

疏六子者謂黃帝堯舜禹湯文王也皆以利於萬乘是以迷於真道而不反於自然故可耻也

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伯夷叔齊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

疏二人窮死首山復無子胤收葬也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自守荷檐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

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行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庶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

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

疏申徒自沈前篇已釋諫而不聽未詳所據崔嘉雖解無的諫辭

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

疏晉文公重耳也遭麗姬之難出奔他國在路困乏推割股肉以飴之公後還三日封於從者遂忘子推子推作龍蛇之歌書其營門怒而逃公後慙謝追子推於介山子推隱避公因放火燒山庶其走出火至子推遂抱樹而焚死焉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六子者无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難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疏六子者謂伯夷叔齊鮑焦申徒介推尾生言此六人不合玄道矯情飾行苟異俗中用此聲名傳之後世亦阿異手張磔死狗流在水中貧病之人操瓢乞告此間人物不許見聞六子之行事同於此皆為重名輕死不念歸本養生壽盡天命者也疏字有作承字者走字有作乞字者隨字讀之作承作豬

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流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疏為達道者之所嗜也

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

欲察味志氣欲盈

疏夫目視耳聽口察志盈率性而動稟之造物豈矯情而為之哉分內為之道在其中矣

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驎之馳過隙也

疏夫天長地久窮境稍賒人之死生時限迫促以有限之身寄無窮之境何異乎騏驎馳走過隙孔

不能悅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達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无復言之子之遊狂任佞佞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

全真也奚足論哉

疏亟急也狂狂失性也佞佞不足也夫聖迹之道仁義之行譬彼遽廬方茲窮狗執而不遣惟增其弊狂狂失真佞佞不足虛偽之事何足論哉

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无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疏軾車前橫木凭之而坐者也盜跖英雄威談物理孔子懼遂至於斯

歸到魯東門外通過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

疏微無也然如此也柳下季曰跖得无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

疏若前乎者則是為首柳下云逆其心則怒無乃逆汝意如我前言乎孔子答云實如所言也

丘所謂无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鬚幾不免虎口哉此篇寄明因乘之所欲亡而亡之雖王紂

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仰也

疏幾近也夫料觸虎頭而編虎鬚者近遺於虎食之也今仲尼往說盜跖履其危險不異於斯也而言此章大意排擯聖迹

鄙名利是以排聖迹則訶責堯舜鄙名利則輕忽夷齊故寄孔跖以之意也即郭注意失之遠矣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疏于張孔子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

行聖迹之人也姓滿名苟得假託為姓名曰苟且貪得以滿其心求利之人也盍何不也何不為仁義之行乎勸其捨求名利也

无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

疏若不行仁義之行則不被信用不被信用則無職任無職任則無利祿故有行則有名有名則有利觀察計當仁義真是好事宜行之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疏反乘逆也若棄名利則乘逆我心故士之立身不可一日不行仁義

滿苟得曰无耻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樂在無耻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

疏多信猶多言也夫識庶知讓則貧無耻貪殘則富謙恭靜退則沈多言本伐則顯故觀名計利而莫先於多言多言則是名利之本也

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

疏抱守也天自然也夫修道之士立身為行業擲名利乃乘俗心抱守天真翻合虛玄之道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作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

者士誠貴也

疏桀紂孔墨並釋於前臧謂臧獲也乘謂擊竊即盜賊小人也以臧獲比夫子則慚作而不厭以宰相比匹夫則變容而歡慰故知所貴在行不在乎位

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疏此復釋前義也

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胃中也不亦拂乎

疏悖逆也拂戾也齊桓公名小白殺其兄子糾納其嫂高管仲賢人臣而輔之卒能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田成子嘗殺齊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受其幣帛夫殺兄入嫂殺君竊國人倫之惡莫甚於斯而夷吾為臣尼父受幣言議則以為鄙賤情行則下而事之豈非戰爭於心曾言行相反戾邪

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疏成者為首若而事之不成者為尾非而毀之以此而言只論成與不成豈關行以無行故不知美惡的在誰也所引之書並遭燒滅今並無本也

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无義長幼无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疏戚親也倫理也五紀祖父也身子孫也亦言金木水火土五行也仁義禮智信五德也六位君臣父子夫婦也亦言父母兄弟夫妻子張云若不行仁義之行則親疏無理貴賤無義長幼無次叙五紀六位無可分別也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子疏堯廢長子丹朱不與天位又言殺也舜

封同母弟象於有庠之國今天下吏治其國收納貢稅故言流放也廢子流第何有親疏之理乎

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疏殺湯放夏桀於南巢周武殺殷紂於汲

註此章言尚行則行矯貴士則士偽故處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疏自比干已下匡子已上皆為忠信廉貞而遭其禍斯皆古昔相傳下世語之也是以忠誠之士廉信之人正其言以諫君必其行以事主莫不遭罹其患服從其殃為道之人深宜誠慎也

无足問於知和曰人辛未有不與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无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

疏無足謂貪婪之人不止足者也知和謂體知中和之道守分清廉之人也假設二人以明貪廉之禍福也無足云世人辛竟未有不興起名譽而從就利祿者若家富財人歸湊之歸湊則謙下而尊貴之夫得人謙下尊貴者則說其情適其性體質安而長壽矣子獨無貪富貴之意乎為運知足不求邪為心意能知力不能行故推於

正理志念不忘以遺貪求之心而不取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專无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疏此人謂富貴之人也俗人謂無知貪利

情切與貴人同時而生共富人同鄉而住者猶將已為超絕流俗過越世人况已之自享於富貴乎斯乃專愚之人内心無主不履正道不覺古今之時代不察是非之涯分而與塵俗紛競隨末而遷化者也豈能識禍福之歸趣者哉

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疏至重生也至尊道也流俗之人指生背道其所為每事如斯其於長生之道去之

遠矣  
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懼之喜不監於心

疏慘怛悲也恬愉樂也夫悲樂喜懼者並身外之事也故不能監明於聖質照入於

心靈而愚者安為之也

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矣

疏為為者有為也所以為者無為也但知為於有為不知為之所以出自無為也如斯之人雖貴總萬機富贍四海而不免於怵惕等患也

无足曰夫富之於人无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

疏窮盡也夫能窮天下善美盡人間威勢者其惟富貴乎故至德之人賢哲之士亦不能逮及也

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

疏夫富貴之人人多依附故勇者為之捍智者為之謀德者為之助雖不臨享邦國而威嚴有同君父焉斯皆財利致其然矣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

116 a 21-6

疏夫耳悅於聲眼愛於色口噉於味威權形勢以適其情者不待教學而心悅樂宜服法象而身安乎蓋性之然爾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

疏夫欲之則就惡之則避斯乃人物之常情不待師教而後為之哉故天下雖非無足誰獨辯辭於此事者也

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

以足而不爭无以為故不求疏夫知慧之人虛懷應物故能施為舉動以百姓心為心百姓順之亦不違其法度也內心至之所以不爭無用無為故不求不覺也

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

疏四處猶四方也夫凡聖區分貪廉斯隔是以爭貪四方馳騁八極不自覺其貪婪棄捨萬乘辭於九五而不自覺其廉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

疏監照也夫廉貪實性非過迫於外物也而反照於內心各稟度量不同也

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慮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疏夫不以高貴為驕矜不以錢財為娛說者計其災患憂慮傷害於真性故也是以辭大寶而不受非謂要求名譽者也

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

疏雍和也夫唐虞之化宇內和平者非有情於仁惠不以美麗害生也善卷許由被禪而不受非是矯情於辭讓不以世事害己也斯皆就其長生之利辭其慕慕之害故天下稱其賢能則可謂有此避害之心實無彼興名之意无足曰必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既而不死者也

疏必固將欲修進名譽苦其形體絕其甘美窮約攝養持其生者亦何異乎久病固疾長既不死難生之日猶死之年此無足之辭以難知和也

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

疏夫平等被其福善有餘招其禍害者天理自然也物皆如是而財最甚也

今富人耳管鐘鼓管籥之聲口噉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

疏噉稱適也管籥簫笛之流也夫富室之人恣情淫勃口爽醪醴耳聆官商取捨滑心觸類感動性之昏爽事業忘焉無所覺知豈非亂也

彼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

疏馮氣猶憤懣也夫貪欲既多勞役因弊心中愆塞沈溺憤懣猶如負重上阪而行此之委頓豈非苦困也哉

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

疏貪取財實以慰其心誘諸威權以竭情慮安靜閑居則其體沈溺體氣悅澤則情德斯生動靜困苦豈非疾也

為欲富就利故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

疏堵牆也夫欲富就利情同登壁壁被堵牆版築滿盈心中憤德貪婪不舍不知避害豈非耻辱邪

財積而无用服膺而不含滿心戚慙求益而不可謂憂矣

疏戚慙煩惱也夫積而不散馮而不舍貪求無足煩惱盈懷懣而論之豈非憂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疏疑恐也請求也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故在家則恐求財盜賊之災外行則畏寇盜濫竊之害是以舍院周回起疏窓樓敞出內外來往怖懼不敢獨行如此艱辛豈非畏哉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

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无故而不可得也

疏六者謂亂苦疾辱憂畏也殫盡也天下至害遺忘不察及其巨盜忽至性命憮然平生貪求一朝頓盡所有財寶當時並罄

欲反一日貧素其可得之手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緣意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註此言言知足者常足疏繚纏繞也巨盜既至身非已有富爾之際豈見有名利邪而流俗之夫倒置之甚情纏繞於名利心決絕於爭求以此而言豈非大惑之甚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一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二三十三同卷 又六

何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說劍第三十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

疏趙惠王名何趙武靈王之子也好擊劍之士養客三千好無厭足其國衰弊故諸侯知其無道共相謀議欲將伐之也

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

疏悝趙太子名也厭患其父喜好干戈故欲千金以募說士莊子大賢當能止劍也

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

疏欲教我何事乃賜千金既見金多故問太子曰聞莊子賢哲聖明故所以贈千金